

註陸宣公奏議

六



舊刊陸宣公奏議

六冊

許陸宣公奏議卷之十

論邊守備事宜狀



費以西北邊關調兵南江准兵備之防缺固不素練故戰數敗請將節制不一無以應敵乃應陳其弊請節制變重其言不能用也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換開劣屢  
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  
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  
得所足食在敏道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  
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財軍  
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  
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  
積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  
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  
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  
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  
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  
嘗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  
邦國而并寇備嘗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持城  
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遠可以禁後暴而省征徭曾  
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逼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  
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  
可證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  
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  
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

以叙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

下周城朔方而檢視秦築臨洮而宗社覆

武帝征突厥而致安

太宗征突厥而致安

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引患於當年

宣元弘無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

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

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

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

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無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

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

當美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覺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

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鳴之以利以引其懼心結之以親以

行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

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

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

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

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叙周之

于漢太宗之剪亂守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

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

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

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

下故每有孔多所合皆皆天

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

燬之勢行即叙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  
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  
勞費矣當降吊之時務窮代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  
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不定  
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察安危之大  
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  
人肆慾則必廢任人從眾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  
所壹也國之自祿山造亂肅宗中興徽邊備以靖中外  
歲少寧以圖於是吐蕃乘釁吞噙無厭吐蕃傳德宗即位吐蕃  
與吐蕃通使結盟  
吐蕃請助討賊澤城用論奔羅兵破臨將韓旻于武  
亭川初与虜約得長安以徑靈四州界之會大務虜引去  
乃歸平虜先約來地帝止虜回紇矜功馮凌亦甚虜亦請  
助討安祿山虜同虜平王  
蕃人寇代宗每憂容之納一馬取直四十餘可汗遣使與

思願以金帛事見回紇傳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

遺賫竭力盡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四年

言於靈公曰會同難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

列以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

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

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

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廢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

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

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求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

所易是謂對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萬多故人勞未瘳

而欲廣發師徒徒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

必之虞後有饑運不繼之患或捷敗師所以啓戎心而挫

必之虞後有饑運不繼之患或捷敗師所以啓戎心而挫



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則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  
反爲所乘劫謂倒持戈矛以鋪授寇者也在困切柄一之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

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  
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

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衆愛  
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

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

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  
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

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莫從權非物理所  
恆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

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  
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夷一作戎狄非一朝一

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  
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

俗而不易其習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  
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

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  
肅而不怨糜督課而入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

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  
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

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

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



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  
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日與  
豺狼為鄰伍以戰鬪為嬉遊畫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  
日有剽害之慮求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  
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  
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  
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  
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  
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  
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  
情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  
其止也莫有同心屈指計歸張願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之

除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  
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眾臨難  
則殺一作殺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  
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  
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戎  
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  
筭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  
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以配諸鎮節將  
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左傳傳公二十四年二月秦伯使  
今諸將皆以精兵自備紀綱重且於晉二千八百人史記編之僕  
備故備用紀綱字遂令守要禦衝恒在衰弱之卒寇戎每  
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為其交跡  
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虜已剽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

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眾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輓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眾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不良珠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術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則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受虐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誦於等夷率眾先登者取謝伯桂唐書以先登又取怨於士卒債軍國日不壞於愧取書增傳一先登陷陣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獲敗既闕而不行取謝伯桂唐書以先登又取怨於士卒債軍國日不壞紛紛相亂人雖欲善難為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眾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過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糜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和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天聳而靡訴認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眾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入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取謝伯桂唐書以先登又取怨於士卒債軍國日不壞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間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推銷酒之利控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

庚

庚

斯可謂財匱於兵眾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為中國其甚者莫

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

實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敵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

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之矯敏動則中國懼其眾而不敢抗

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

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

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

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

為眾以弱為強變化翕關在於反掌之內是由臂之使指心

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

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

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

乃勇廢為寇眾散為弱迨捷離折北中戰陣之前是猶一國

三公法傳四年士為既見晉侯退而歸十羊九牧如知義傳

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二節度而已唐史自高

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舊未以各

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

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如開元十六

年吐蕃入寇隴右節度使張志亮河西節度使蕭嵩克之天

主二年奚契丹入寇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節度使猶慮權分勢散

或使兼而領之如王忠嗣兼朔方河西隴右節度使中興以來未

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時西北二邊寇

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

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眾建中四年十月

士卒休令言 叛懷光汴朔方之軍 懷光若與朔方之軍以

等犯奉天 中叛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節者凡

三使焉 自肅宗時已分朔方 其餘鎮軍數且四十 大下之節

度使有八其 關內朔方節度使其一三河東節度使其

三曰河北朔州節度使其四曰西節度使其五曰臨右節

度使其六曰朔南節度使其七曰西節度使其八曰朔南

節度使自後武大越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下首皆除節度

使故至德宗初數自四 皆承持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以得

抗衡真相稟為每依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

臨唯以容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救焚冀無沾危固亦

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止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折

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

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

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勅其藝能則當

關其材擇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數優劣之科以

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止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

無缺望之虞蓋所謂日省月試簡虛稱事 此見中庸如權量之無

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

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

其所馭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

自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

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法於應敵解於服勞然衣糧所頒

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

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選隸神策

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二倍之益 時邊兵

不離而戍卒屯防東若疏警之給品賞將務為選隸請

內編及中人此則儻類所以恣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  
矣事見兵志此則儻類所以恣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  
流亡經費所以端置夫事業未興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  
也况乎矯佞行而虞賜厚績藝劣而衣舍優尚未忘懷孰能  
無愠不為或首左傳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  
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之君斯  
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委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  
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  
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  
時成績始終要領張騫傳竟不得月氏要領要領要領要領要領  
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譽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  
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  
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呂氏春秋曰君子賦

表一

治卑父恐魯君聽

今口一不得行其術將行請帥更三人俱至卑父使其書將書  
以比速實人自今以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  
去卑父非實人有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  
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否臧  
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為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  
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  
之曰自闔已外將軍裁之馬唐傳唐曰臣聞上古士者遣將  
闔已外將軍制之軍功又賜鉞六韜武王問太  
太公曰凡國有難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吉日以授鉞鉞者  
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此謂而君親操鉞持首授將  
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首授將  
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地者將軍制之故軍容不入國  
國容不入軍司馬法云古者軍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則民德弱將  
軍君命有所不受孫子九變篇凡用兵之法城有所不攻謂機  
宜不可以遠決聽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耐

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處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  
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  
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谷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  
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  
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  
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  
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  
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  
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駟書一聞旬  
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  
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自閉壘日全牧馬屯  
牛鞠為椎剽嗚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

奕

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境退歸此六陳功告捷其  
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措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摠  
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  
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  
制用而財賈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  
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肓也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此之其曰告育之上膏之下若我  
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曰在育之上膏之下不可得之不  
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曰在育之上膏之下不可得之不  
下為膏論文心下焉上也事見左成十年蠹賊不除而但滋  
之以膏既膏且不瘳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連其  
災欲求稼穡豐登庸華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  
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一分委本道節  
度使募少壯願往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

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  
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  
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准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  
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  
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  
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  
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  
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  
夫後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二  
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  
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  
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

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一帥各選臨邊要會  
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  
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二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  
諸郡戶口稍多者謹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  
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  
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  
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  
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  
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  
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  
之英鑒聖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  
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

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為樂  
不以人廢言言整陳狂愚惟所省擇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



許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蠶食晚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  
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斛七十價已上大豆每  
斛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各據估計  
錢數折納則蠶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  
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蠶蠅為殃豌豆全預檢覆若  
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  
已為起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其  
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為物入用甚微舊例所  
支唯充畜料準數廻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  
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滴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  
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  
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盈聖情愛  
人父為含忍親離眾叛左隱四年眾仲對公曰阻兵無眾自  
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靜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  
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  
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眾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  
安危強弱之機也潘鎮傳劉元佐滑州人以討李靈耀功為  
子士寧為留後士寧忍暴嘗手殺人杯案問每敗獲數日乃  
遷其不厭苦不服大將李万榮者得眾心士寧忌之奪其兵  
便備州事建中九年十二月嘗引眾一萬敗城南未還士寧  
辰入府召所留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  
夫百鍊法不熱事急且傳首以獻士寧知眾不与奔京師詔

就第禁出入乃樂斷其支黨數十人拜乃禁兵馬留後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

苟私所奉之將安陳體勢輒欲徵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為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之經通鑿之籌量鮮不撻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坐日續更面陳

四十九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東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東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

去一

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為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蕘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入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總草不足上闕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已能頗隨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遼落廐園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東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東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中併徵二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為騷然理在不疑旬服且

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殖東作既闕西成曷期况丞熬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產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則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北比來產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備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產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二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二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曾臆其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壞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價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懼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眾度支所營蕪務總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為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力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幹賞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

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  
路濫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貴並於年支留府錢  
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蒲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  
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  
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  
足禦凶災度支謹守常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為合  
宜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右

竊謂之待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因於瘴癘  
翹心望徙既關帝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  
司舊例漢侯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  
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貞元六

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  
除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  
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  
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又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運故決罪不得  
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為程誠以  
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  
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  
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則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  
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為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玄澤  
流下土頌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

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奉真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  
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  
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擬用臣等據所司  
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  
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  
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  
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縱有事故頗多嗣自曆旨  
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背掩德見非古人左傳二十三年孟明也績  
秦伯素服郊次師而哭曰孤傳蹇叔以辱二三子明也績  
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背掩大德  
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誘拔之途

五十一

又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  
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  
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  
道廣德澤之恩也夫尊位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  
不可以不豐位尊而重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  
陛下躬行盛禮漢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  
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  
切料竄逐窮僻喜聞霽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飭行裝計日而  
俟休命在再淹郵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  
切恐乖陛下垂憫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  
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  
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  
有迂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季林甫固權專恣凡所

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究訐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  
 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  
 遂為恒規一經貶斥便同長柱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北  
 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  
 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劇致忌剋之風積成天寶之  
 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  
 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感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  
 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  
 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為靈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求絕於  
 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奸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  
 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  
 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  
 忌斥遠以徹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  
 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  
 而漸加進叙又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畜憾  
 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奸凶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  
 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  
 含悽貪亂則起於茲雖則何遠能為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  
 王開懷舍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  
 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  
 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以舊任官資序進於  
 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闕畿則但易  
 以大州增其常秩所異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洪恩下塞  
 延望竊將得所殊匪為優令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

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  
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入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  
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一二百許人道路湏計其遠近  
之差州縣則較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  
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疑慮軀又非弘幸希聖聰更賜裁  
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言封伏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以公最爲急若無儲蓄是弃封疆自昔敗亂之由  
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仕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脚錢用  
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一年之間沿邊  
諸軍共計收米粟一百八十餘万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  
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幹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

爲名非緣城守之絕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  
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  
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  
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  
軍行辦集事過之後准勅令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  
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  
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糜日無愧畏所未價竭其能幾何夫  
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  
策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可以善左右今夫揚橫植之則生  
樹植之則生折而植之又止然使十人植楊一人拔之則无  
生揚矣故以十人之衆植且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  
植之難而去之易也今予自植於王而欲去丁者衆則子  
必危况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我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  
元宜積穀今當歲終令益平儲反整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

覽豫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  
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二十一







